



書聲韻攷後

大興朱錫庚撰

右聲韻攷四卷休寧戴氏東原先生震譔首論反切聲

韻之始次論廣韻以下獨用同用分合舛併之跡次論

古韻區分流變末載顧氏音論跋及書玉篇卷末聲紐

圖後諸篇前後俱無敘案是書原本顧氏音論其所援

引諸書合者仍之違者去之附著舉正十九事於跋後

故不復綴以敘明是書一本於顧氏也其論聲韻之學

始於反切故置反切之始於聲韻之前使學者知所本

也宋元以來競謂反切之學起於釋神珙傳三十六字

母於中土其人在唐憲宗元和以後距反切之興已六

七百載而字母三十六定於釋守溫又在珙後故附載書玉篇反紐圖後及書劉鑑切韻指南圖後蓋以互證鄭樵沈括諸書之傳會也或援隋書經籍志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同入中國以證等韻在孫炎以前百餘年而斥是書諱而不言案經籍志所稱乃婆羅門書志云自後漢時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之書如或所稱引蓋推原佛法既行以後非竟謂此十四字與佛同入也

玉海引隋志截去後漢以下八字作後漢時得西域梵書以十四字貫一

切音竟似與佛同入者其謬殆自伯厚始

佛入中國時止四十二章經所謂

白馬負之者是也其時藏於蘭臺石室未聞有譯之者

至石勒時沙門道安鳩摩羅什等大譯經典而維摩法華諸經始布海內嗣後華嚴諸經音義並出則婆羅門書要在衆經既譯之後距神珙亦不甚相遠矣則謂反紐之術不自神珙創始者可耳究於是書之旨無關資証故不具論非諱言也其論四聲之始謂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四聲通爲一音各如其本音讀之自成歌樂韻書起于李登呂靜諸人雖其所爲書不傳無從知部分若何然是時猶未聞有四聲之說周永沈約始作四聲以四聲之說初起武帝不解猶反語初起高貴鄉公不解也金壇段君玉裁六書音均表曰或謂四

聲起於永明其說非也永明文字沈約謝朓王融輩始用四聲以爲新變五字之中音韻悉異一句之內角徵不同梁武帝不好焉而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謂以如此四字成句卽行文四聲諧協之旨非多文如梁武帝不知平上去入爲何物而捨以此四字代之也案段君是論非辨戴氏之書戴爲段之師授受相承不應乖互蓋戴氏之說實本諸閻氏若璩段君故得從而正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曰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論四聲不然有韻而卽有四聲何武帝尚問周捨四聲哉閻段之說各得其半段君所引見

南史陸厥傳其曰盛爲文章又曰爲文皆用宮商非特謂制韻明矣又所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皆指爲文之事所謂永明體者文之體也不可增減者不可增減其平上去入之字句也蓋以四字相配成句亦如後魏崔

光以宮商角徵羽爲五韻詩以贈李彪文人好奇大率

類然

鍾嶸言平上去入余病未能亦謂以平上去入行文成句不然嶸亦豈不知以平韻平以仄韻仄哉

段君斯說實前人所未論及者但周沈諸人旣以此成文卽以此制韻則周永以前此風未開安得有四聲約所謂獨得之胷襟正以世人不知有平上去入也武帝不解亦無足怪然則以四聲爲行文之始卽以四聲爲

制韻之始可也段之不從者蓋以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之不同今韻不待周沈始創耳戴則專主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平仄通押自能相諧四聲之始斷自永明仍沿舊說今援戴氏是書論反切之例例之反切始於孫炎則四聲始于周沈反切雖孫氏以前未嘗有然言辭緩急矢口得聲比諸經傳未可悉舉四聲雖周沈以前未之聞然內外輕重開合歛侈按之詩書自能通曉蓋古之音聲自有界域不待永明以來始有四聲之限亦猶三百五篇皆能成韻不必建安以後始有韻譜之書如此則二說皆得不相悖矣是書闡聲韻之

原始辨唐宋之異同足補正顧氏之所未逮然其間亦不無一二可疑者顧氏音論曰世言韻書本於沈約前此則魏有左校令李登晉有安復令呂靜齊有中書郎周永又知約之前已有此書約特總而譜之或小有更定耳是書正之曰周永沈約始別四聲之人也約之書不傳攷集賢注記稱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廣韻據法言撰本是二百六韻法言所定顧君謂約特總而譜之于原委殊失詳審案戴氏既論顧以廣韻爲唐韻之非此乃以廣韻卷首猶題法言撰本而切韻以下三敘俱存遂謂廣韻因法言韻就爲刊

益不據唐韻竟以二百六韻斷爲法言舊目

集韻韻例止云真宗

時令陳彭年邱雍等因法言切韻就爲刊益當時唐韻與切韻不分

三書自屬相因而更

修之者安見不據唐韻至其中互有增損唐韻之不同切韻亦猶廣韻之不同唐韻安見二百六韻猶法言之舊目如唐韻本無上下平今則已分爲二矣唐韻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刪山之前今已缺一韻矣覃談在陽之前蒸登在鹽之後今之次序已互紊矣唐宋以前論列部次宜有依據已各不同烏能以廣韻之部次遂目爲切韻之部次至謂李登呂靜但比類其音之相近未別四聲周永沈約作四聲未區分二百六部竟以

切韻之與四聲亦若四聲之與聲類截然爲二絕不相侔者區分之次乃若自法言始創者則更不然戴氏止據集賢注記自古用韻不甚區分一語遂直斷爲前此旣不區分區分定自斯始獨不觀下句卽云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釐革者猶言更正非云創始也况止云不甚區分非謂竟不區分也法言自序云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可見前此已有韻次特支脂未分先仙未析封演聞見記亦云陸氏撰爲切韻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共苦苛細據此則區分部次斷不自法言始特前此未若陸氏之苛細耳

魏書

江式傳齊永明中周永沈約始以平上去入製韻平聲字繁釐爲上下案其時已有上下平之分則始東終法之次亦宜在此時高氏小史及周永傳云永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案此時已有切韻之稱但隋經籍志不載又論今韻於卷尾云自法言切韻下至禮部韻畧部分相承未改然徐楚金說文解字韻譜下平二僊分出三宣而終于二十九嚴不分出凡韻困學記聞引鶴山魏氏曰唐韻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僊未知刪山前何處多出一韻蓋唐時諸家大致多本法言韻亦各有微異案戴氏旣以二百六韻斷自法言所定故於此亦只可依違其辭云各有微異不能委決考之夏竦古文四聲韻二僊之下分出三宣旣與徐

氏韻譜同而仍以二十九嚴三十凡終卷則尤勝韻譜

上平十二齊下分出十三移

成鸞切

此魏氏稱二十八刪

二十九山之所由來下平覃第十一談第十二陽第十

三唐第十四鹽第二十三添第二十四蒸第二十五登

第二十六又與顏元孫干祿字書合又上聲二十八獮

之下分出三十九選入聲五質之下分出六聿其次序

前後多有不同而入尤甚竦自稱準唐切韻分爲四聲

其果爲法言之舊次與否未可知而二百有六之次其

非法言之舊益可見矣

戴氏以明朱氏金石韻府本之夏竦非也閻百詩謂親見吳彩

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又音論跋云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

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爲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九十韻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庭堅者撰韻英十卷然則注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殆庭堅之爲歟所謂仍舊五卷殆仍法言之卷帙歟按戴氏所引俱詳玉海玩注記辭旨蓋元宗以自古用韻既不甚區分而法言切韻尚未能分析詳盡故有改撰韻英之舉所謂仍舊者舊韻若干是也所謂改撰者新加若干是也其說瞭然初無費解第其時雖出御撰豈無修典之官抑庭堅卽其人歟惟十卷與五卷不合殆傳

寫之譌或庭堅之書本與御撰無涉皆不可考然御撰以前決非庭堅之書知者庭堅之書果在御撰以前同在天寶何得云舊卽以卷數論韻增於前帙減於舊亦決無是理考隋志有釋靜洪韻英三卷韻英仍舊卽仍此與否亦無可考要之天寶以前必有其書元宗特仍之而增修之耳戴氏乃以仍舊之與舊韻析而二之曲以舊韻歸之庭堅而以仍舊爲仍法言卷帙之舊以牽合十卷與五卷之異夫元宗初以法言之切韻未能盡善故獨有取于韻英之書而改撰焉意旨旣違命名又異其於切韻決不相符明矣獨何取乎法言之卷帙哉

第舊韻已四百二十九益以新加合五百九十韻注記
謂其分析至細者是也豈是以猶嫌陸氏之未能釐革
歟然亦不知當日如何區分之細若此是可疑耳戴氏
豈亦以其與二百六韻太相違忤歟又音論舉正云引
李燾五音韻譜敘別爲唐韻之名下刪去在本朝太平
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十有八字徑接廣韻
卽唐韻但改其名耳此處援引失實案顧以廣韻爲唐
韻固非至刪去太平興國以下十有八字顧亦不爲無
見崇文目載雍熙廣韻一百卷大宋重修廣韻五卷玉
海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丁亥詔太子中舍陳諤等五人

同詳定玉篇切韻因命句中正在及吳鉉楊文舉等考古
今同異篆隸根源補正刊謬爲雍熙廣韻一百卷端珙
二年六月上之詔付史館此太宗時所修之廣韻也又
景德四年十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
例頒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此真
宗時所修之廣韻也前後異朝卷數迥別其爲書初不
相因也玉海又云太宗於便殿召直史館句中正在訪求
字學令集凡有聲無文者翌日中正上其書上曰朕亦
得二十一字當附其末殆卽玉篇廣韻指南所載然字之類據此其書之
煩碎無體裁可知又云吳鉉重定切韻興國八年殿試

日奉以獻七月五日令入史館校定字書鉉多以吳音作俗字數千增之貢士爲鉉所誤詔焚之據此則鉉所修之書又似未嘗頒行者景德祥符所修廣韻乃因切韻唐韻之書今之現存者是也本各爲一書故書中亦未有援及雍熙之語李燾以雍熙景德誤相連引遂若合爲一書無由辨析卽如燾所稱亦當日太平興國及雍熙中皆嘗命官討論景德中崇文院校定切韻大中祥符元年改賜大宋重修廣韻如是尚不至混合顧之刪去太平興國雍熙數字本與此不相涉特不應并刪景德耳又案崇文目載唐廣韻五卷唐韻五卷顯列唐

廣韻於唐韻之上似非援引鈔寫者之譌然則廣韻之名不起於宋歟廣韻載大中祥符敕云仍特換于新名庶永昭於成績宜改爲大宋重修廣韻蓋所謂特換新名者易切韻唐韻之名爲大宋重修廣韻之總名耳李燾乃曰改賜新名曰廣韻竟以廣韻爲新名竊恐未然卽以崇文目所載不可爲據而雍熙之百卷亦已名廣韻矣不得至祥符中尚可謂之新名也凡此又皆疑未能明者爰發其端竝書卷後姑俟諸他日考焉甲寅六月十三日

國子監藏書



五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